



家风

我家姐妹5个,4个都嫁给了军人,谁也没让婆家出彩礼或办酒席。这都是爸妈给我们的教育,也是我们的家风。他们说,军人保家卫国值得托付,嫁女不图排场,只图安心。下一辈的两个女孩,也像我们当年一样,没要彩礼、不办婚礼,就把自己嫁出去了。

妈妈今年90多岁了。姑爷们坐在一起,说得最多的是这些年妈妈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。老话说“一个姑爷半个儿”,过着过着,他们就成了我爸妈的儿子。

这是5个姑爷发自内心的感受。爸爸年轻时在部队工作忙,妈妈要操持我们的家,还要照顾两边老人。年纪大了,她又为我们姐妹几个的小家“服务奉献”。我们五姐妹的婆家都在外地,几个当兵的姑爷单位也都在外地。所以,我们结婚后,都没有离开娘家。

我家当时住的房子,是爸爸转业到地方后分的。随着我们姐妹成家、生子,房子住不下了。妈妈便筹划着在原基础上进行扩建。

那几年,我骑车下班路上,只要看见路边有块砖头或者好一点的木板,都赶紧捡起来放在自行车后座带回家,留着盖房用。几个姑爷的探亲时间多选在一起,妈妈就领着他们动手盖房子。别看她不认字也不会画图,就那么一边比画一边说,姑爷们都听明白了。他们按照妈妈的思路,商量好具体尺寸,依规申请自建获批后就开工了。他们和泥的和泥,砌墙的砌墙,边干边商量,还真就盖出了房子。新建好的房子里有一铺大

家有“兵妈妈”

■魏雅娟

炕,离窗户不远,阳光充足。冬天里,孩子们就在炕上玩,非常热闹。吃饭时,孩子们在炕桌上吃,大人们在餐桌上吃,等到了睡觉时间再各回各屋。

姑爷们说,那一间间新建好的房应该被称作“家属房”。因为有它们,我们这4个带孩子的军嫂生活得更方便舒心,也让他们更安心地在部队工作。

每到家里施工,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妈妈去市场买菜。买菜是门功课。手里的钱少,姑爷们干的又是体力活,妈妈只能千方百计让大家吃好。她先拎着菜篮,从市场这头走到那头,一边询问价格,一边琢磨买什么,等心里有了数了,再掉头回去买。我记得妈妈有个经典算法:干豆腐2毛7一斤,不搁肉炒不香。扒皮鱼也是2毛7一斤。那么,吃鱼就比吃干豆腐合适。妈妈常常买1块钱的扒皮鱼,蘸上面糊能炸出一大盆,再买两块豆腐和个头不大的扒皮鱼放一锅炖,一鱼两吃,经济又实惠。

干完一天活,晚上这顿饭最重要。待姑爷们饱餐后,我和妈妈便开始收拾桌子碗筷,洗洗涮涮都快半夜了,再把“建筑工地”的工具、材料归拢一番,才能回屋睡觉。

第二天,妈妈早早起来,蒸一大锅馒头或包子,熬一大锅粥,咸菜都有好几样,大伙儿吃完继续干。那时,我常想,我们这个妈,就是不能让我们闲着。

记得三妹去当兵,是爸爸的同事——我们叫“江叔”,送她去の部队。江叔回来告诉我们:“你们猜,老三在火车上咋说的?她说,这下好了,再也不用放学回来就干活了。”

子女身上都有父母的影子。我们

五姐妹既像爸又像妈。我们像爸爸的地方,是从不抱怨,有原则,对工作不马虎,有责任心又敢担当。作为女孩子,像妈的地方可能更多,我们个个要强能干,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妈妈如今身体硬朗,那股要强的劲头依然不改。她眼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,看到我们歇着就不乐意。你不动弹,她就唠叨个不停;你再不动,她自个儿就动手干了。

姑爷们一回来,妈妈就像变魔法似的,张罗出一大桌饭菜。她对每个姑爷的口味了如指掌,桌上都有他们各自爱吃的饭菜。有一次,姑爷们聚在一起说:“爸就好比咱连队指导员,妈就是那顶半个指导员的炊事班长……有二老的支持,我们才能踏踏实实、无牵无挂地工作。”

那年,我爱人从驻地内蒙古回来,到我们省军区开会。他回来时天还不冷,穿着秋衣秋裤。等他开会完准备回部队前,突然下起大雪。妈妈问他:“胜利,明天早上是不是必须得走?”还没等我爱人说话,爸爸就说:“军人是有纪律的,你都随军多少年了,还问这话。”

爱人说:“对,必须得走。”

妈妈没说话,等我们都睡了,找出棉花和布,连夜给我爱人缝了一条棉裤。天亮了,她又给我爱人做好早饭。等我爱人起来,妈妈就招呼他:“胜利,你先试试这棉裤穿上合适不?”

爱人看着那条棉裤,感动得不知道说啥好。

妈妈看着他说:“看啥?快试试。”

爱人一边试棉裤一边说:“妈,其实不用这么辛苦,我回到部队就有棉裤。”

“路上冷咋办?别看现在你年轻不

觉得咋地,老了病就找上门了……”妈妈说。这件事,我爱人一直记着,总念叨妈妈对他的好。

还有一年春节,我家五个姑爷都回来过年。妈妈做了一大桌年夜饭,大家一起包饺子、看春晚,拜年电话一个接一个。我们正要煮饺子时,四妹夫接了一通电话后变得情绪低沉。妈妈问:“小赵,咋啦?”

四妹夫说:“我弟说,我爸病重住院了,他怕耽误我工作,一直没告诉我……”

我妈听四妹夫说完,赶紧煮饺子。等四妹一家吃完饺子,妈妈说:“小赵爸病重了,你们收拾东西抓紧回去。”她又对另外几个姑爷说:“你们是战友又是家人,小赵的事就是咱们家的事。胜利,你是大姑爷,就是老大,这事你要带个头。”我爱人赶紧说:“妈,您放心,我开车送他们,这样快。”

四妹夫不好意思过大年的麻烦大家,妈妈说:“别想那么多,赶紧回去,老人等着呢。”

那天,我爱人开车,二姑爷坐副驾驶,陪着四妹夫一家,连夜回到了几百公里外的老家。这件事过去许多年了,四妹夫每次提起都说:“别看咱妈没读过书,关键时刻说的话,真是有理有力,让人心里踏实。”

妈妈年轻时跟随爸爸走南闯北,像大姐一样关心着爸爸带的兵。我们姐妹相继嫁给军人后,妈妈将几个姑爷视如己出,无微不至地关心着,自己又成了“兵妈妈”。她的双手不会拿笔,却拿针拿线缝缝补补,拿锅碗瓢盆做可口的饭菜,用善良真诚的心,让我们姐妹和身在军营的家人身后,永远有个温暖的家。

家庭秀

阳光陪着葡萄长大
爸爸陪着我
摘下一颗熟透的葡萄
尝一口甜进心里
风儿把影子叠成画
叶子沙沙响
香甜的滋味
长出青青的藤
连着爸爸
也连着我

陈 玮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,陆军某旅干部山晓东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山晓东休息时陪伴女儿。

聂旺沙摄

雨。母亲抱紧怀里的孩子,像呵护着挚爱的珍宝。

几天后,我回到工作岗位。家属院离我办公的地方不远。休息时,我和母亲推着孩子遛弯,碰到以前带的兵跟我们打招呼:“阿姨,我是清姐带的兵……”

母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战友离开后,她又叮嘱我:“要真心待人,多关心大家……”母亲的良苦用心,我又何尝不懂。

家属们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,不出半个月,母亲就和大家“打成一片”。她说,她认识了很多新朋友,跟大家相处很融洽,就像回家一样。

我说,家属院里大家互帮互助,确实像家人。我还给母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两年前,一名军嫂生完二胎不到3个月,不慎滑倒在结冰的路面上,造成右腿骨折。彼时,她丈夫执行任务无法赶回来,家属院的其他家属就排好班次,轮流给这名军嫂送饭、帮她照顾两个孩子。母亲听完这个故事很感动,再三叮嘱我,如果有人有困难,一定要伸出援手。我点点头。

时间转瞬即逝,母亲要启程回老家了。离开那天,母亲抱着外孙女亲了又亲。她说,等家里的事情忙完,就带着我父亲一起来新疆,带他感受家属院的氛围,见见她交到的好朋友。



那年那时

前几天,我与几位老战友在杭州相聚。茶叙间,战友倪兄的妻子阿玲向我提起当年的一封信。我一时茫然。

她抿嘴一笑,指了指刚退休的倪兄:“喏,还不是为我俩的事。”

倪兄接过话茬,声音洪亮:“老徐,你那封信可是救了急!当初要是没它,我跟阿玲未必能走到一起。那信,我们至今珍藏着呢!”

经他们提醒,40多年前的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20世纪80年代,福建厦门鹭江边,是我们舰艇中队的驻泊地。我们挤在狭窄的吊铺上,在逼仄的空间里度过一段青春岁月。来自杭州农村的倪兄,和我无话不谈。有一年,他探亲回来后,兴冲冲地告诉我们,经人介绍,认识了城里一位漂亮姑娘阿玲。临别时,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。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。

从此,两人开始通信。一封信从厦门到杭州,路上总要耗去个把星期,才能送抵收信人手中。平时,通信员下艇分发报纸和信件时,大家都不约而同围过来。我们的舰艇经常出海,有时对方月初寄出的信,次月收到也不足为奇。收到一封信,能反复读上好几遍。

一次,倪兄沮丧地告诉我,女朋友要“吹灯”了。这犹如平静的海面,骤然掀起一场风暴。

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

“估计追求她的人太多,加之天各一方……”倪兄性子急,本想请假回去,但部队任务紧张,脱不开身。

那些天,倪兄一筹莫展。孤独无助的他,一面看着平静的大海,一面想着阿玲,内心焦躁不安,年轻的面容似乎一下子憔悴了许多。

战友们看在眼里,急在心头。因我常在报刊发表一些“豆腐块”文章,大家便一致推荐由我执笔,给阿玲写一封信。我虽应承下来,却倍感压力。一则,这是战友的私事,我贸然插手,分寸如何把握?二则,若词不达意,岂不弄巧成拙?那夜,我坐在桌前冥思苦想,耳边的声声晚潮,拍打着艇舷,亦拍打着我的心。铺开信笺,我提笔又放下。最终,想到倪兄那憔悴的面容,我下定决心:罢了,为了战友,这越俎代庖的“罪名”我担了!心意既定,思绪也像波浪一样奔腾



家人

黄昏,秋风送来桂花香,伴着夕阳的碎金,洒落在6岁的麦兜身上。小家伙盘腿坐在光影里,脸上露出微笑。铺展在他腿上的,是他为舅舅准备的礼物——一幅彩绘的军人画像。

为了画好这幅画,麦兜费了不少心思。他对照舅舅的军装照,用蜡笔在纸上认真涂抹。画帽徽时,麦兜特意换了一支笔触较细的红色画笔。五角星的几个角一定要大小一样,他多次修改才满意。

“我要把这幅画送给舅舅。这样舅舅想我了,就可以看看我的画。”麦兜对妈妈说。

舅舅的画像终于完成了,麦兜却发起愁:“我怎么把画送给舅舅呢?”他忽然想起,妈妈带他看彩色的鸟类百科全书时,曾指着信天翁说:“你看,这种鸟的翅膀很长,可以飞很远很远,从来不会迷路。”

麦兜有了主意,他慢慢把画折成信天翁的形状。这个过程比画画还要难,他折了又拆,拆了又折,鼻尖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。

这时,外婆走过来,手里捧着一个红色木匣。她轻轻打开木匣,里面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奖章:“小麦兜,这是

泊在心间的信

■徐荣木

不息,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……

如今,那封信的具体字句已模糊。我只依稀记得,我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和战友的热诚,阐述军人的使命,细数倪兄身上的优秀品质,强调他骨子里有坚毅的军人气质,能扛住海上的风浪,必能扛起未来的生活。水兵的爱情,就像舰艇锚定大洋,心有所向,不会轻易偏航。我还引用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岂在朝朝暮暮”,特别提到他失恋的苦闷,以期获得阿玲的理解。

信毕,倪兄逐字读罢,点点头,将信装入信封,贴上邮票,舰艇一靠码头,便将信投入邮箱。随之而来的,是漫长的等待。

年底,倪兄服役期满。离队前,他和我在营区附近散步。听闻那封信如一条缆绳,稳住了风浪中飘摇的小舟,助他们度过了那次危机,我长长地舒了口气。我叮嘱他:“好好干,常联系。”他点点头,声音有点哽咽:“感谢你的那封信。”

这一晃,40余载过去了。转眼间,已是万物互联、信息秒达的时代。写信、等信、读信的慢时光,连同鹭江的潮声,早已飘远。然而,无论岁月如何更迭,那封自波涛之下写下的信,却像一枚时代的锚,泊在我们心间。

麦兜的礼物

■梁佳伟 许 硕

你舅舅当兵这些年获得的‘奖励’。”麦兜激动不已,指尖轻轻抚摸那些奖章。他转头望向墙上的中国地图。地图上有一处地方,用红笔画了圈。

“舅舅就在这里当兵。”外婆的手指落在地图上标记的位置,语气里藏着温柔的惦念。

此时,熟悉的视频请求铃声响起,麦兜凑到镜头前:“舅舅!”视频那端,麦兜的舅舅身后是连绵的雪山。

“这是我给你的礼物!”麦兜将折纸打开,露出画像。

“这是你画的我吗?”

“是呀,我还把它折成了信天翁的样子。妈妈说,信天翁能飞很远,我想让它飞到舅舅的身边!”麦兜说。

“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”麦兜舅舅温柔地说。

麦兜挺直小身板,眼神格外认真:“舅舅,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当兵。”

“好啊!”麦兜舅舅笑着点点头,“舅舅等着看你穿军装的样子。”

“那我们拉钩!”麦兜伸出小手指,和舅舅隔着屏幕做约定。

通话结束后,麦兜把信天翁重新折好,贴在地图上舅舅所在的位置。暮色渐浓,窗外的天空被夕阳染成暖融融的橘红,也在信天翁的翅膀上投下一层淡淡的光晕。在这个飘着桂花香的秋日,一颗关于守护与梦想的种子,正在悄悄生根发芽。



情到深处

我在山东老家休完产假后,母亲陪我和孩子回驻地新疆。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。出发前,她特意去理发店烫了头发,把斑白的鬓角染黑。她说:“第一次去你工作的地方,不能给你丢人。”

其实,母亲对部队并不陌生。每年休假,她总会让我讲讲在部队的生话。我们娘俩躺在床上,经常聊到深夜。母亲每次听完,总会说一句:“你在部队好好的,我就放心了!”遥远美丽的边疆,也渐渐成了母亲向往的地方。

因为孩子还小,我和母亲选择坐火车回新疆。在列车上,母亲一会儿欣赏窗外风景,一会儿环顾车厢四周,有时还抱着孩子同车厢里其他乘客聊天。

母亲来队

■赵晓清

看着母亲欣喜的样子,我心里暖暖的,思绪也飘回了那些年探亲的过往。仔细算算,距离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已有10年。

2015年8月,我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后,第一时间给母亲打电话。母亲喜极而泣,随即问我:“去军校报到前,能回趟家吗?”我沉默不语。听弟弟说,我入伍后,父母除夕仍会做一桌我爱吃的饭菜。他们担心我想家,通话时都是报喜不报忧,挂断后却暗自抹眼泪。然而,母亲的盼望还是落空了。拿到录取通知书不久,我立刻赶去学校报到。我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,就这样一直被母亲深深思念着。

军校放寒假,是我时隔两年半第一次回家。从军校所在城市到我的家乡,有10多个小时车程。我到家时,天已黑了。两年半不见,母亲的鬓角白了。我和母亲眼含热泪,紧紧相拥。那晚,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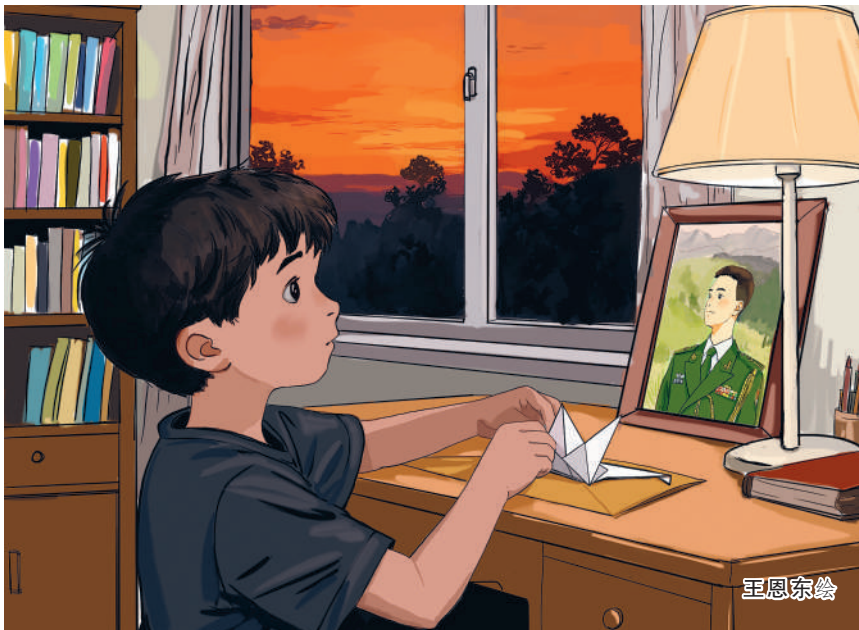
跟父母聊着入伍后的成长和趣事,不知不觉已是深夜。

毕业后,我申请戍边,来到新疆喀什。美丽的自然风光、浓郁的地域风情,是我每次回家探亲与父母谈及的话题。当然,故事的主角还有我和战友们。

2023年9月,我到北京参加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。母亲知道后很高兴:“周末我和你爸可以坐高铁去看你。”可在我的再三催促下,直到培训即将结束,父母才来赴约。

那天,北京下了大雪,父母抵达时已是凌晨。来到酒店后,母亲打开行李箱,里面装满了我爱吃的食物。她又打开一个保温桶:“你不是一直念叨着想吃我做的饺子吗,我给你带来了。”经过漫长的旅途,许多饺子的皮已破了,却成为我最难忘的美味。

历经两天三夜的长途跋涉,列车终于抵达喀什站。下火车时,竟下起了小



王恩东绘